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戰國早期玉器 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五

楊建芳

香港中文大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在中國上古玉雕發展史上，戰國時期堪稱為「黃金時代」。此期玉器，無論傳世抑或出土者，數量均較多，且碾琢精緻，造型構思巧妙，極富於藝術性，故備受中外學人之重視，有關之論著時有所見。

按戰國年代之始，說法不一。學者多以周元王元年(476 B.C.)為起點，計自該年起以迄秦統一中國(211 B.C.)止，前後歷時二百五十餘載之久。於此悠長歲月中，玉雕之種類、形制、紋飾乃至雕工，無疑有所變化。換言之，戰國玉器由其自身特徵所顯示，當有先後早晚之區別。然迄今之有關論著，於此問題方面之研究殊乏建樹。近半世紀以還，戰國玉雕研究一直停滯於較為粗疏籠統的境界(或可名之為「宏觀研究」)，欠缺深入細密的探討(或可名之為「微觀研究」)，以致未能取得豐碩之成果，其原因即在於分期之闕如。

筆者有鑒於此，爰將近五十年經發掘並隨葬有玉器之眾多戰國墓葬，逐一考查其中之共存遺物(青銅器、陶器等)，確定墓葬之期別(早期、中期抑或晚期)，繼而分析所出玉器之特徵，再行歸納每一期玉雕之風格，最後闡明戰國玉器由早期至晚期之演變規律。由於資料繁多而篇幅有限，本文專論戰國早期之玉器。

—

截至目前為止，隨葬有玉器而年代又較明確之戰國早期墓，計有河南洛陽市中州路M1316、M2717¹、汲縣山彪鎮M1²、輝縣琉璃閣M1³、固始縣侯古堆M1^{4,5}、山西長治市分

- 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洛陽中州路(西工段)》，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97、112-115，圖五九：5-7、八二：4-9，圖版陸貳：2-3、柒壹：1-3、柒肆：4、6、10。
- 2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38，圖版叁肆：6、15-22。
- 3 見注2，頁62，圖版壹壹零：17、壹壹壹：1、4、6、7、壹壹叁：1-2、5-6。
- 4 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1期，頁6-7，圖一〇。
- 5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126。

水嶺 M12、M14^{6,7}、M53^{8,9}、M126¹⁰、潞城縣潞河 M7¹¹、陝西鳳翔縣高莊 M3、M28、M49¹²、湖北隨縣曾侯乙墓^{13,14,15,16}、江陵縣雨台山 M471¹⁷、襄陽縣山灣 M19¹⁸、蔡坡 M4¹⁹、湖南長沙市瀏城橋 M1²⁰、江西清江牛頭山 M3²¹及廣東羅定縣背夫山 M1²²。此等墓葬彼此又可能有先後之別，如潞城潞河 M7 及隨縣曾侯乙墓屬戰國早期之初，而長沙瀏城橋 M1 則為戰國早期偏晚。惟本文不擬作更細緻之分期。此外，若干東周墓葬如山西長子縣墓 M7、山東臨淄郎家莊墓 M1、浙江紹興獅子山墓 M306 等，其出土文物兼有春秋晚期及戰國早期之特色，而以前一種特點較顯著，筆者已將之歸入春秋晚期墓葬，不屬本文論述之列²³。

上述戰國早期墓出土之玉器，其種類與春秋晚期玉器大致相同，新器類無多，惟形制、紋飾及雕工之差別則較大。茲按象生（動物造型）玉飾、璧、環、玦、璜（珩）、衝牙、牌飾、瑩、管、多節掛飾、帶鈎、「玉帶」、梳、琮、鞞、劍飾、方首、器名不詳者等項，分別加以論述。

- 6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長治市分水嶺古墓的清理》，《考古學報》，1957年1期，頁111、115，圖十三：1-4。
- 7 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籌備委員會：《陝西、江蘇、熱河、安徽、山西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年，圖版六六及六七。
- 8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長治分水嶺戰國墓第二次發掘》，《考古》，1964年3期，頁133，圖版柒：2、4、9、11。
- 9 何漢南、姚生民：《淳化縣出土春秋時期文物》，《文博》，1985年3期，頁92。
- 10 邊成修：《山西長治分水嶺126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4期，頁42，圖一二、一三。
-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晉東南地區文化局：《山西省潞城縣潞河戰國墓》，《文物》，1986年6期，頁12-13，圖三三，圖版肆：1-6。
- 12 吳鎮烽、尚志儒：《陝西鳳翔高莊秦墓地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1年1期，頁34，圖二十一：3、7、8。
- 13 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7期，頁11，圖一二，圖版捌：1-2。
- 14 湖北省博物館：《隨縣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九五、九七——一〇六。
- 15 湖北省博物館、北京工藝美術研究所：《戰國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圖案選》，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頁83-85。
- 16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隨州擂鼓墩出土文物》，香港，1984年，圖48-65。
- 17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雨台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114-115，圖九二：4、5、8及九三：4，圖版七二：5-6、七三：3-4及七四：4。
- 18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年2期，頁23-26，圖二十三：9-11。
- 19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蔡坡戰國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5年1期，頁31。
- 20 湖南省博物館：《長沙瀏城橋一號墓》，《考古學報》，1972年1期，頁70，圖版拾貳：1-3。
- 21 江西省博物館、清江縣博物館：《江西清江戰國墓清理簡報》，《考古》，1977年5期，頁312，圖二：5-6。
- 22 廣東省博物館、羅定縣文化局：《廣東羅定背夫山戰國墓》，《考古》，1986年3期，頁213、218、219，圖五：9及九：5、7。
- 23 楊建芳：《春秋玉器及其分期——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四》，《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8卷，1987年，頁9-14。

戰國早期象生(動物造型)玉飾,為數較多,尤以龍珮較為常見。此與東周時期流行龍之傳說應有密切的關聯。其餘如人、獸、禽鳥等造型,則較稀罕。尤其特別者為人面形帔目綴飾之出現。

(一)龍珮——器體多扁薄,多有紋飾,形制富於變化,可粗略區分為三式。

I式 垂首,拱背,尾端平鈍,或上翹或上捲,腹下無足。背部穿一小孔供繫帶用。(圖一:1-3,5)





II式 回首,拱背,尾上翹或上捲,背部穿一小孔供繫帶用。此式復可細分為二型。

A型 龍身稍彎曲,什九腹下無足,尾端或尖銳或平鈍,間或橫斷面呈橢圓形(即龍體如扁圓柱狀)。(圖一:4,6-10B)

B型 龍身彎曲特甚,腹下一足(偶或二足),有若干平鈍之「足」形附加裝飾,輪廓邊緣之郭凸起,其表面間或有加刻密斜線如絢紋者。(圖二:1-5B,圖三:1-4)

III式 呈對稱之雙龍形。左右各有一龍,反向,均垂首,身腰向下彎曲,尾朝上內捲。(圖三:5A-5B)

此外,尚有形狀較奇特之龍珮如河南汲縣山彪鎮墓M1出土者,其頭部穿一大孔,惜身尾殘缺,原狀不明。(圖三:6)此珮亦可能係利用穿孔玉飾改製而成。

龍珮之紋飾母題(motif)為卷雲紋、穀紋、長尾蝌蚪紋及S紋。此等母題實為龍之耳、角、上下頷等抽象化及分離獨立之結果。若仔細觀察,仍依稀可辨認出龍頭之形象。例如,圖一之4,9及10B三龍珮,其紋飾中穀紋與卷雲紋連接而成之組合,實際為龍上下頷(以局部代全體,象徵龍頭)之高度簡化(抽象化)。將戰國早期龍珮紋飾與春秋晚期者相比較,可以看出後者不僅保留較多簡化(抽象化)之龍頭,且其簡化龍頭更為近似龍頭之形象^{24、25、26}。

上述龍珮紋飾皆為淺浮雕而成,惟效果不盡一致。其中多數別地較完善,浮雕效果極顯著。(圖一:8,9,10A,10B,圖二:4A,5A)但有少數幾乎未剔地,其效果與單線陰刻(刻槽較粗)極相似,有如陰(虛)陽(實)相輔相生。(圖三:1-2)而個別龍珮大部分剔地較完善,但保留局部不加剔地。(圖二:1)此種幾乎未剔地的作法,出現於戰國早期,亦為此期玉雕特色之一。

(二)玉人——曾侯乙墓出土一件,頭較大,比例不當。除眉、眼刻意雕出外,其餘祇具輪廓。(圖四:2)

2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1期,頁25,圖四二、四三。

2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長子縣東周墓》,《考古學報》,1984年4期,頁516,圖一一:6-7。

26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圖版壹零伍:12-13。

(三)玉獸——有片塊狀及圓雕兩種。前者包括單體及多體二類。單體者僅粗略雕出獸形之輪廓。(圖三:7-8,圖四:14-16)多體者用弧形片狀玉材以透雕手法作成。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之一件此種片狀玉飾,其上透雕四伏獸,左右各二。兩端獸形呈對稱狀,回首,前肢下跪,臀部高聳,有陰刻平行曲線作成之長尾(?)。眼、顎、耳、頸、足、蹄(?)等,分別以陰線表現。在獸形之上下端,飾以小龍蛇及小鳥(?)。(圖四:1A-1B)

圓雕玉獸有牛、豬、狗等家畜之造形,皆為微型,且僅具輪廓,但頗形似、生動。(圖四:3-8)

(四)玉禽鳥——亦有片塊狀及圓雕兩種,只雕出禽鳥之輪廓,缺乏進一步加工。(圖四:9-10、12-13)

(五)帛目綴飾——此期出現以片塊狀小型玉獸及玉禽鳥組成之玉帛目。(圖四:11)此種作法實淵源於春秋中期以玦及長方形帶缺口小玉石片等組成之原始帛目²⁷。

《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按出土及傳世之此類玉器,其肉好比例往往與《爾雅》之界定有所出入,極難一致。故有學者建議以「璧」統稱之。或僅區別為璧與環兩種,本文依從後一分類。

璧類玉器仍然為戰國早期玉器之大宗。故不時被發現,且多有紋飾。除個別其外側周緣為圓角方形(圖五:11)外,均為內外皆圓。可分為二式。

I式 內外皆圓且有郭,僅在肉部加雕紋飾。此式璧類玉器為傳統之形式,且為數最多。(圖五:1-9、12-14,圖六:1-5)

II式 內外皆圓且有郭,除肉部加雕紋飾外,在外側邊緣左右兩端各有一透雕之小鳳鳥作為附加裝飾,乃戰國早期出現之新形式。(圖五:10)

戰國早期玉璧之紋飾,可分為四種。第一種如湖北襄陽蔡坡墓 M4 玉璧紋飾,可能為龍之形象,惜受侵蝕而模糊不清。(圖五:1)第二種為卷雲紋、穀紋、長尾蝌蚪紋及 S 紋之組合,實為龍頭頰部、耳、角等之象徵。(圖五:3-9)河南輝縣琉璃閣墓 M1 出土一件此種紋飾之小玉璧,其龍形仍可辨識,可能為春秋晚期遺物或春秋晚期遺風較強者。(圖五:2)第三種純為卷雲紋之組合。(圖五:12-14)第四種純為穀紋之組合,惟穀紋之大小不一,其芽之長短及方向亦不盡一致。(圖六:5)此四種紋飾,以第二種最普遍,其次為第三種,第一及第四種罕見。第四種紋飾流行於戰國中晚期及兩漢,故長沙瀏城橋墓 M1 出土純穀紋玉璧,實為戰國早期偏晚之證據。

27 見注1,頁116-117,圖八六及八八及注2,頁58,圖二六。

上述紋飾絕大多數為淺浮雕，極少數為單線陰刻。(圖五:14)其淺浮雕紋飾多數剔地較完善，浮雕效果顯著。(圖五:3-9、12-13)少數幾乎未剔地，頗似單線陰刻(刻槽略粗)。(圖五:10,圖六:2-4)

四

環(中孔特大)亦為戰國早期玉器中之常見者。此期玉環可分為三式，均為傳統之型式。

I式 橫斷面呈扁薄長方形。素面或具紋飾。具紋飾者其內外邊緣有郭，紋飾皆淺浮雕，為卷雲紋、穀紋、長尾蝌蚪紋及S紋之組合。(圖六:6-7)此種紋飾組合實為龍紋分解之結果。

II式 橫斷面呈不規則多角形，外側呈銳角，內側呈多邊形，碾琢精緻。(圖六:8)此種型式亦見於春秋晚期瑪瑙環。

III式 橫斷面呈圓形，間或加飾絢紋，而呈繩索狀。(圖七:1-2)按絢形玉環已見於春秋時期，惟其絢紋皆頗粗疏^{28,29,30}。戰國早期之絢紋則顯得纖細緊密，兩者風格迥然不同。

五

玦在戰國早期仍相當流行，惟有關報導多無附圖說明，因而此期玉玦之特點目前尚難於確定。陝西鳳翔高莊墓M3及廣東羅定背夫山墓M1出土的玉玦，其橫斷面朝外一端均較薄，甚至薄銳。(圖七:3-4)此一現象為以前所罕見，是否為時代特徵則有待進一步的證實。

尚可注意者為背夫山M1玉玦，其中孔特大而缺口極窄。按中國古代之玉玦，絕大多數中孔均較小，而缺口相對而言皆較寬。此種中孔特大及缺口極窄之玉玦，最早在南方出現而且後來也發現較多，是否屬地區特點，目前尚難確定。

六

璜為傳統玉飾，其背部加穿一小孔即為珩。珩於春秋晚期即甚流行，至戰國早期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戰國早期玉璜(珩)，其形式與春秋晚期玉璜(珩)大體相同，主要可分為三式。

28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上村嶺號國墓地》，頁22，圖版伍柒:4。

29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侯馬工作站:《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墓葬》，《考古》，1963年5期，頁244，圖版肆:14，圖一四:18。

30 見注26，圖版壹零伍:10、11、14、15。

I式 兩端分別呈龍頭或簡化龍頭之形象。前者如長治分水嶺 M14 玉珩，龍之眼、角、口及上下顎均刻意表現。(圖七:8)後者龍頭已簡化，然而上下顎及口部仍可辨識，眼簡化為圓點，如隨縣曾侯乙墓及洛陽中州路 M2717 之玉珩。(圖七:7、9A、9B)

II式 兩端不呈龍頭形狀，僅邊緣有整齊之缺口。(圖七:5、6、10、11，圖八:1)按此式玉璜(珩)，其兩端實際應為高度簡化(抽象化)之龍頭。例如，潞城潞河 M7 出土之玉珩，其兩端仍保留龍眼(淺浮雕之小圓點)。(圖七:5)較特殊者為曾侯乙墓出土之此式大玉璜，由二璜組合而成，邊郭加雕細密平行斜線。(圖八:1)

III式 為 II 式之進一步簡化，無紋飾，邊緣亦無郭。此式璜(珩)多為石質。(圖八:2-3)

上述璜(珩)之紋飾，與戰國早期龍珮及璧環類玉器紋飾基本相同，即由卷雲紋、穀紋、長尾蝌蚪紋及 S 紋組合而成。紋飾均為淺浮雕，亦有別地完善與幾乎未別地二種。



七

衝牙二字常連用，實則衝與牙有別。衝居中，牙在其左右兩側。衝牙之出現乃佩飾組合趨於繁複之結果。就目前之資料而言，衝牙開始流行似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則使用更為廣泛，因而有較多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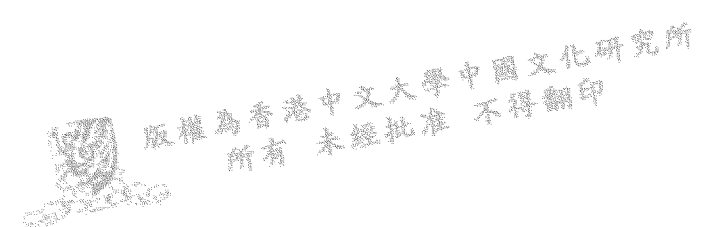
出土之戰國早期玉石衝，器體扁薄，平面近似方形，中央穿一孔，四端邊緣有整齊之缺口，無紋飾。(圖八:10-11)此應為衝之流行形式。湖北襄陽戰國早期墓 M4 出土有衝牙，其衝為石質，然四端邊緣無缺口。此殆為衝之簡化形式。

戰國早期之玉石牙，體扁平或略扁，平面呈獸牙狀——上粗下尖。此種玉飾常被誤認為觶，實則二者之用途大相徑庭。湖北襄陽山灣墓 M19 出土之兩件戰國早期玉牙，其粗端分別有淺浮雕紋飾，為龍紋之簡化。(圖八:4、8)其中一件之粗端仍近似龍頭之形象。此外，湖北襄陽戰國早期墓 M4 出土之玉石牙，則光素無紋飾，當為製作欠佳之玉飾。(圖八:7)



八

出土之戰國早期玉器，其中有似彎錐者，呈上粗下尖之弧形，橫斷面呈菱形或扁長方。(圖八:5-6)此種玉器雖下端尖銳，惟由其橫斷面形狀觀之，似非用於鑽孔。再者，二者之粗端皆未穿孔，不宜佩戴，故亦非牙、觶之類器物。(觶之粗端穿孔，可佩戴。《詩·芄蘭》：「童子佩觶。」)故暫可視為用途不明之玉器。



九

戰國早期玉器中，有器體扁薄之各種牌飾，形狀不一，用途亦有異。分別論述如下。

- (1) 邊緣帶缺口之長方牌飾——嚴格而言，此牌飾上端較下端稍寬，實為春秋時期流行之簡化玉獸面的孑遺^{31、32}。表面飾陰刻雲紋。此種紋飾於春秋晚期即已出現³³。
- (2) 小型方形牌飾——中間有二小孔，可以穿線用於縫綴裝飾，素面。(圖八:13-14)
- (3) 穿孔梯形牌飾——器體狹長，一端較寬，相對另一端較窄，有等距之三孔，飾多個雙鉤陰刻之吐舌龍頭(側面)。(圖八:9)此玉飾用途不明。其龍頭形象與安徽壽縣春秋晚期蔡侯墓出土玉牌飾上之龍頭圖案相似，惟前者無眼且眉亦消失，而後者之眼、眉頗明顯³⁴。
- (4) 弧形對獸牌飾——平面近似長方，正面外凸，背面內凹，左右兩側分別雕成獸形(下端已殘缺)，表面飾淺浮雕穀紋及長尾蝌蚪紋，上下邊沿有綉紋。(圖九:1)
- (5) 透雕雙龍牌飾——平面近似長方，正面微外凸，背面微內凹，透雕成反向及對稱之雙龍。龍首在上，龍尾在下，呈回首(朝外)、拱背及尾上捲之姿勢。龍口啣一小魚(?)。通體飾不規則之淺浮雕穀紋及卷雲紋，雕工精緻。(圖九:2)

十

戰國早期流行之另一種玉飾為瑩，其形制與春秋時期玉瑩相似，祇紋飾有所不同。此期玉瑩紋飾主要有以下幾種。

- (一) 簡化龍紋——為簡化及圖案化之龍紋。(圖九:3-4)此種紋飾常見於春秋晚期玉瑩，惟簡化程度不如此之甚，龍眼及頷部仍多可辨識³⁵。而戰國早期玉瑩之簡化龍紋則更趨於圖案化，以致極難識別。
- (二) 抽象化龍紋——由四簡化卷雲紋組合而成。(圖九:8)按此種紋飾亦見於春秋晚期玉瑩，惟四卷雲紋簡化不甚且中央多保留其他紋飾³⁶。
- (三) 並列卷雲紋——由三卷雲紋並列而成，上下有綉紋為界。(圖九:5-6)此種紋飾於戰國早期方出現，當由龍紋演變而成。

31 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管會：《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4期，頁326，圖二七:8。

32 見注1，頁113，圖八一:7。

33 見注1，圖版伍玖:9、捌貳:7。

34 見注26，圖版壹零陸:1-5。

35 見注23，頁24，圖十:16、17、20、21及頁25，圖十一:5、6、7。

36 見注2，圖版壹壹零:11、12、13、15。

(四)長尾蝌蚪紋——由若干長尾蝌蚪紋組合而成，少數蝌蚪紋簡化為穀紋。(圖九：9A-9B)

(五)不規則紋飾——其紋飾母題不甚規則，似穀紋及長尾蝌蚪紋，組合似無規律。(圖九：10)

十一

玉管亦為戰國流行玉飾之一。此期玉管之形制主要有三式。

I式 中部外鼓，表面飾規整之「瓦」紋。(圖九：11)

II式 矮圓柱形。其一周圍表面飾二圈淺浮雕S紋。(圖九：12)其二周圍表面飾二圈淺浮雕卷雲紋(由長尾蝌蚪紋與穀紋組合而成)；一端雕四圖案化之長尾蝌蚪紋。(圖九：13)

III式 長圓柱形。周圍表面有七圈類似之淺浮雕紋飾。每一圈紋飾包括四簡化龍紋(由卷雲紋、長尾蝌蚪紋、穀紋及簡化S紋組合而成)。(圖九：14)

以上各式玉管為戰國早期出現之新玉飾，風格與春秋玉管不同。

十二

出土之戰國早期玉器，其特別引人注意者，當為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之二件由活環連接之透雕串飾。其一長48厘米，最寬8厘米，係用四塊白玉石分別雕成龍或其他圖象(包括璧)，以三橢圓活環將之連成一串，共十六節，可折卷。活環上均有榫頭及銅銷釘，可裝卸。(圖十：1A及1B)原報導以此玉器為人胸前佩掛之飾物。然有學者以此玉飾出於人骨架頸部並據《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判斷此玉飾為玉纓³⁷。惟此玉串飾長達48厘米，連接弁上作為玉纓使用，長度綽綽有餘，勢必下垂而難與頰部緊貼，無法達到固定弁之目的，除非純用於裝飾。故此玉串飾之用途，仍有待深入探索。

另一件由整塊白玉雕成可活動折卷之四節，全長9.1厘米。各節均呈二透雕之對龍，大小及姿勢皆不同；每二節玉飾由一環套連接；龍及環套分別有陰刻紋飾。(圖十：2)此件玉佩掛飾構思巧妙，雕工精緻，形制富於變化，堪稱上乘之作。

十三

帶鉤亦為戰國早期常見之玉飾。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二件此種玉飾，形體均較短，鉤尾呈鴨頭狀。其中一件且有淺浮雕之紋飾。(圖十：3-4)

37 顧鐵符：《隨縣戰國墓幾件文物器名商榷》，《中國文物》(原名《文物精華》)，1980年2期，頁28-29。

戰國早期玉器中，有形制奇特且為前所未見者，如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之「玉帶」。此玉飾由四扁薄部件組成，以金屬扣連接。其一端狀如器柄，末端雕成連體之二龍；中間部件向一側凸出；另一端呈梯形。用途不明，有關報導名之為「玉帶」，未必確切。（圖十：5）

另一形制奇特玉器為山西潞城縣潞河墓 M7 出土之鞋底形玉飾。此器光素，無穿孔，用途不明。（圖十：7）

十四

玉梳在戰國早期玉器中屬少見器物。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一件，有二十三齒，上端飾陰刻綉紋及不規則雲紋（似穀紋），且穿一孔，雕琢精緻。（圖十：6）

十五

玉琮為史前之傳統玉器，在戰國早期已不流行，然考古發掘仍偶有發現，均內圓外方，依其形制可區分為四式。

I 式 短方柱形，上下之射均較高，光素無紋或有紋飾。（圖十一：2）隨縣曾侯墓出土一件此種型式之玉琮，其外側四面分別有繁複之陰刻獸面紋。（圖十一：1A-1D）獸面已趨於圖案化，其一（1D）較易辨識，其二（1C）較難識別，幸兩眼仍明顯。按史前之內圓外方玉琮，其外表面所雕之獸面，皆由方角兩側之半獸面結合而成³⁸。而曾侯墓玉琮獸面則於一平面上雕成，表現方法顯然不同。

II 式 形如手鐲。方角飾淺浮雕之蜷曲龍形，器身雕穀紋、長尾蝌蚪紋等紋飾。（圖十一：3）

III 式 呈扁四方形，中孔較小，射仍隱約可見，其上有陰刻穀紋、長尾蝌蚪紋等紋飾。（圖十一：5）

IV 式 呈扁四方形，中孔較小，惟無射。上端表面四角各飾一淺浮雕變形卷雲紋，四邊側面分別雕四卷雲紋（由長尾蝌蚪紋與穀紋并合而成）。（圖十一：4）此器邊長 3.8 厘米，高 1.7 厘米，形體細小，且又無射，可能為玉琮演變之結果。

38 楊建芳：《中國出土古玉》（第一冊），圖版壹：11、12、13。

十七

玉黼最早見於商代晚期，其後逐漸流行，故不時有所發現。戰國早期之玉黼如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2717 出土者，其形制與河南輝縣琉璃閣春秋中期墓甲出土玉黼³⁹相似。惟前者內面之紋飾乃由淺浮雕卷雲紋、穀紋、長尾蝌蚪紋及乳丁紋組合而成之簡化獸面；而其外表面則飾不規則穀紋及長尾蝌蚪紋。(圖十一:6A-6C)此黼內外兩面之紋飾與上述璧、環、璜等之紋飾基本相同。

十八

玉劍飾於春秋晚期出現，惟其時祇有玉劍首及玉鐔(劍格)^{40, 41}。戰國早期玉劍飾，除首、鐔之外，尚有璣(劍鼻)，如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2717 出土之一把銅劍，玉首、玉鐔及玉璣皆備⁴²。

上述戰國早期玉劍飾，其形制與春秋晚期者有相似及相異之處。以玉劍首而言，春秋晚期者或體扁，平面近似梯形，而戰國早期者則呈蘑菇狀。(圖十二:1A、1B、5)以玉鐔而論，二者相似，皆呈「一」字形。(圖十二:3)至於戰國早期始有之玉璣，器體較寬短，並且較高(由側面觀察)，為單檐式且檐平直。(圖十二:2A-2C)此為早期玉璣之特點，與晚期者(器體較狹長，且較矮)明顯不同。

紋飾方面，二者皆為穀紋、長尾蝌蚪紋及卷雲紋之組合。但春秋晚期者大多數仍可看出係龍紋分解之結果，而戰國早期者則相反——少數可看出係龍紋分解之結果(圖十二:1A-1B)，但多數已不可辨識，僅可名之為卷雲紋、穀紋及長尾蝌蚪紋之組合(圖十二:2B、3)

十九

春秋戰國時期之銅(鐵)卣，其柄端間或有近似方形之透雕玉石首作裝飾。戰國早期者，其四角有較抽象之透雕龍形。(圖十二:6A、7)

39 林淑心編輯：《中國古代玉器》，台北，1981年，圖37。又見注2，頁71，圖版壹壹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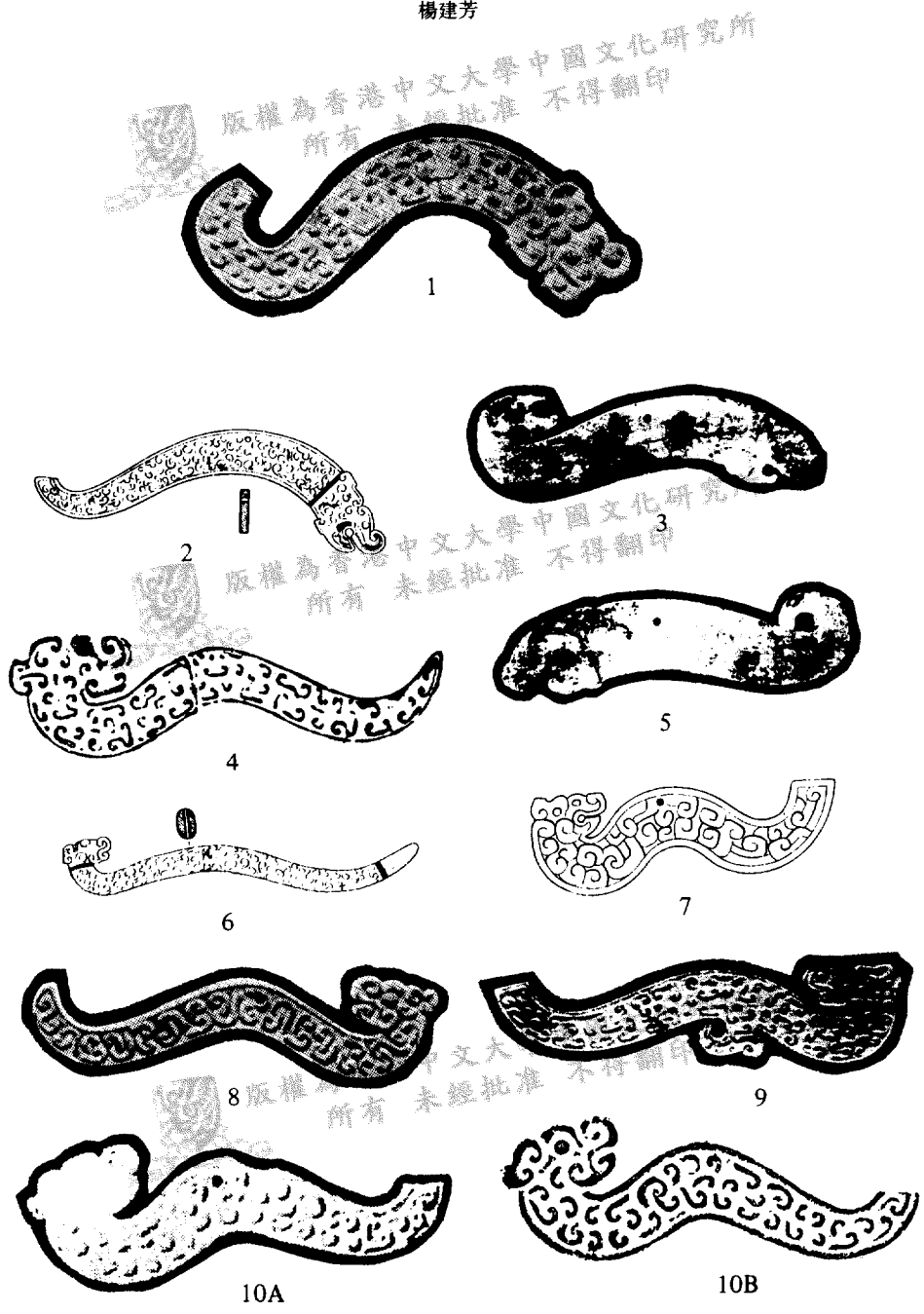
40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邯鄲百家村戰國墓》，《考古》，1962年12期，頁623，圖一四。

41 南京博物院：《江蘇六合程橋二號東周墓》，《考古》，1974年2期，頁118，圖五：5；楊伯達、周南泉：《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篇9·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圖一一二——一一三。

42 見注1，頁97-98，圖六五及頁90，圖五九：5-7。

戰國早期玉飾，其中亦有器名難於確定者，如洛陽中州路墓M2717出土之扁梯形玉飾，上端中間有一凸出(已殘?)，正面飾淺浮雕卷雲紋、穀紋及長尾蝌蚪紋，為抽象化之龍形，極難識別。(圖十二:4A-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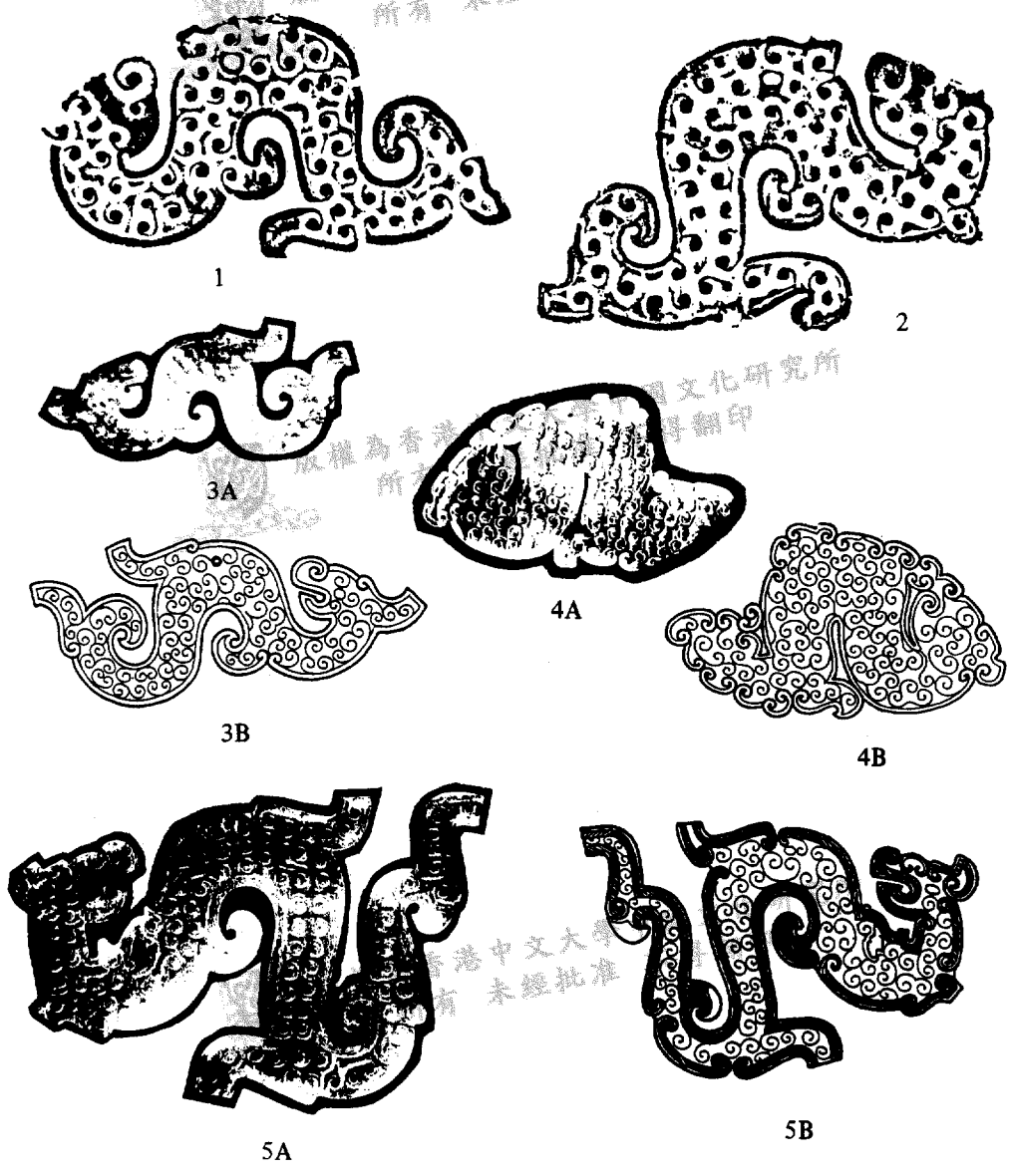
上述出土之戰國早期玉器，就其種類、形制、紋飾及雕工而論，一方面與春秋晚期玉器有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具明顯之新因素。此等新因素構成此期玉雕之固有特點。以種類而言，弧形對獸牌飾、透雕雙龍牌飾、多節掛飾、玉璣、微型動物造型玉飾等均為前所未有。以形制而言，II式B型及III式龍珮、弧形片狀透雕玉獸、玉獸及禽鳥組成之幘目、兩側有小鳳鳥之玉璧、雕刻精緻之玉管、蘑菇形玉劍首等，均與春秋晚期同類玉飾不同。以紋飾而言，卷雲紋、穀紋、長尾蝌蚪紋、S紋等之組合，多數難於辨識其為龍紋之蛻化，而玉琮以龍紋為裝飾實別開生面。此外，幾乎全未別地之淺浮雕手法，為本期玉器雕工方面之顯著特色。



圖一 戰國早期龍珮

- 1、8、9.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 M53 2、6、7. 山西潞城潞河墓 M7 3、5. 河南汲縣山彪鎮墓 M1
 4.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 M14 10A、10B.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1316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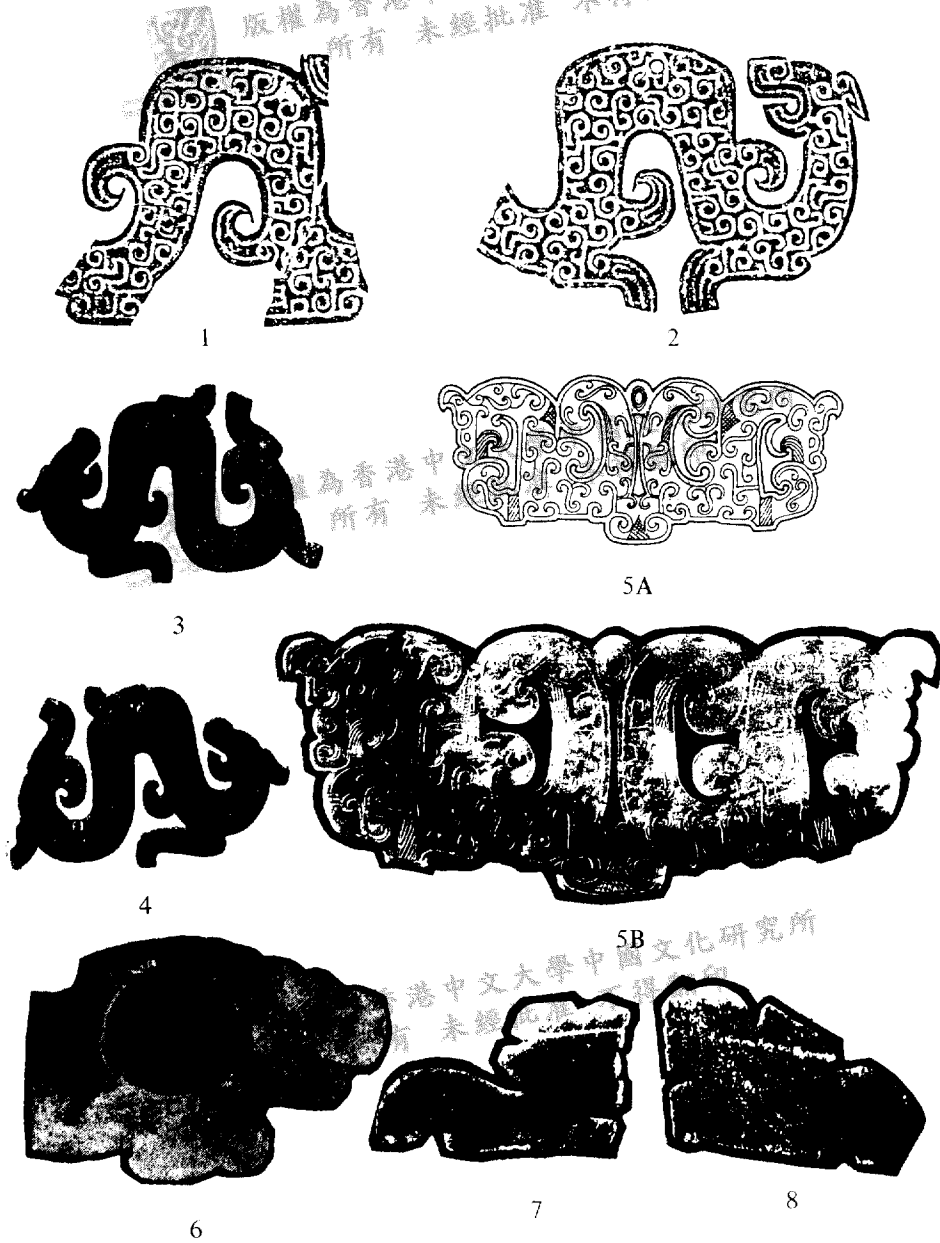
圖二 戰國早期龍珮

1-2. 河南輝縣琉璃閣墓 M1

3A-5B.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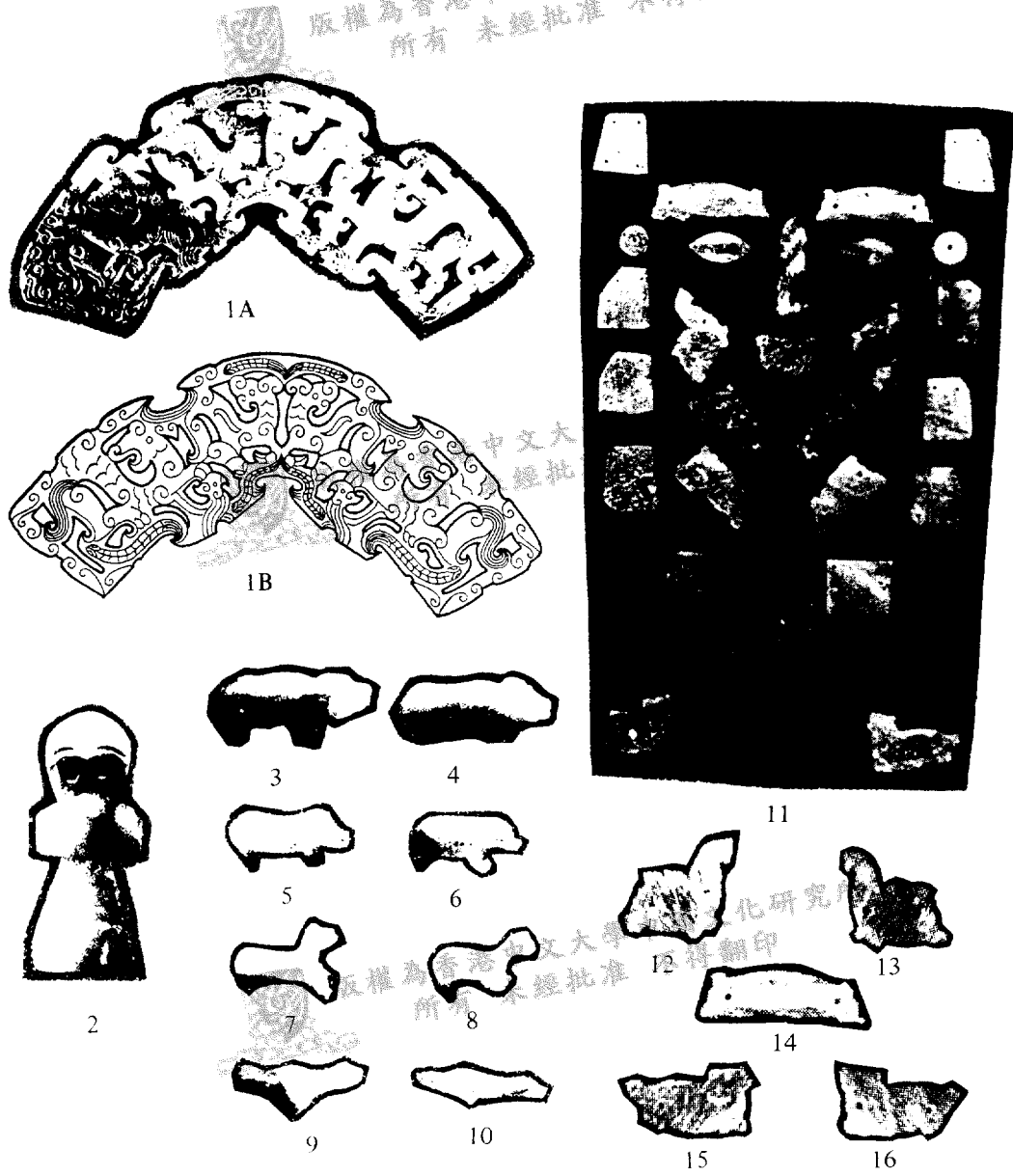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三 戰國早期龍珮及獸形珮

1、2. 河南輝縣琉璃閣墓 M1 3、4、7、8.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2717 5A、5B.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6. 河南汲縣山彪鎮墓 M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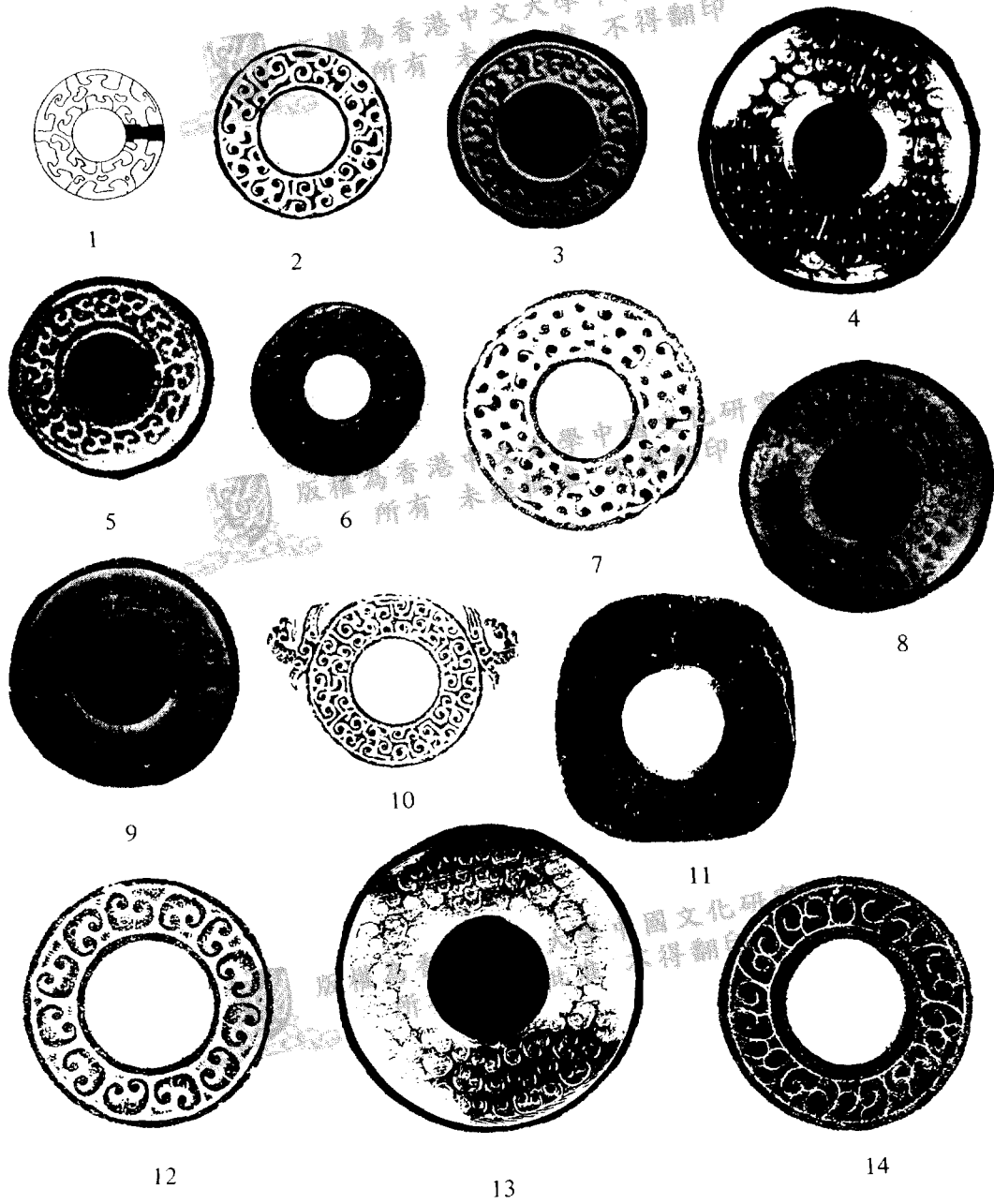


圖四 戰國早期玉人、獸、鳥、帛目綴飾

1A 10.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11 16.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1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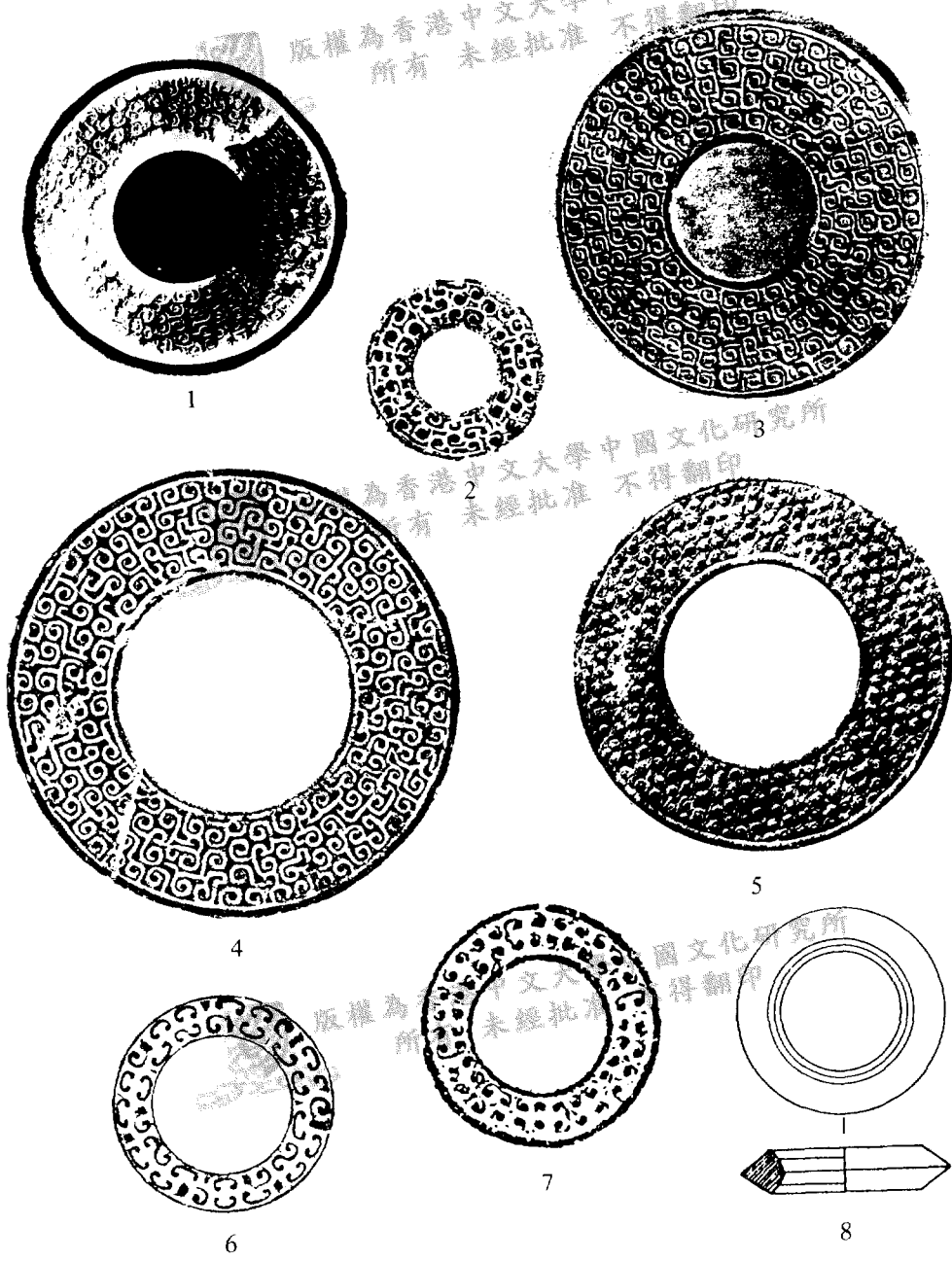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五 戰國早期玉璧

- 1. 湖北襄陽蔡坡墓 M4 2. 河南輝縣琉璃閣墓 M1 3.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 M53
- 4, 13.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5.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1316 6, 7, 11.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2717
- 8, 9.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 M126 10.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 M14 12, 14.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1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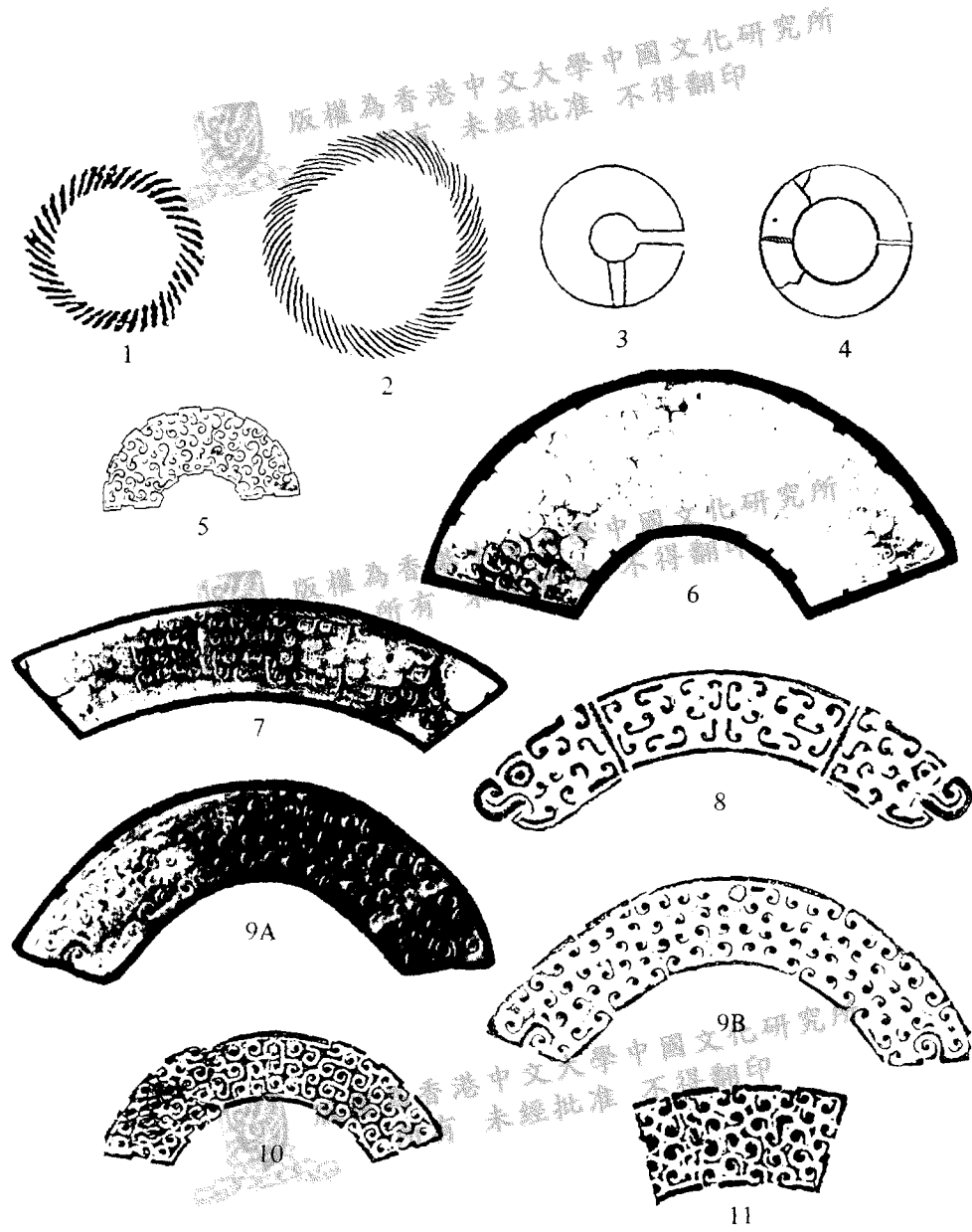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六 戰國早期玉璧、環

- | | | |
|------------------|-------------------|------------------|
| 1.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 2,6.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 M14 | 3,5. 湖南長沙瀏城橋墓 M1 |
| 4,6. 河南輝縣琉璃閣墓 M1 | 7. 湖北江陵雨台山墓 M471 | 8. 湖北江陵雨台山墓 M40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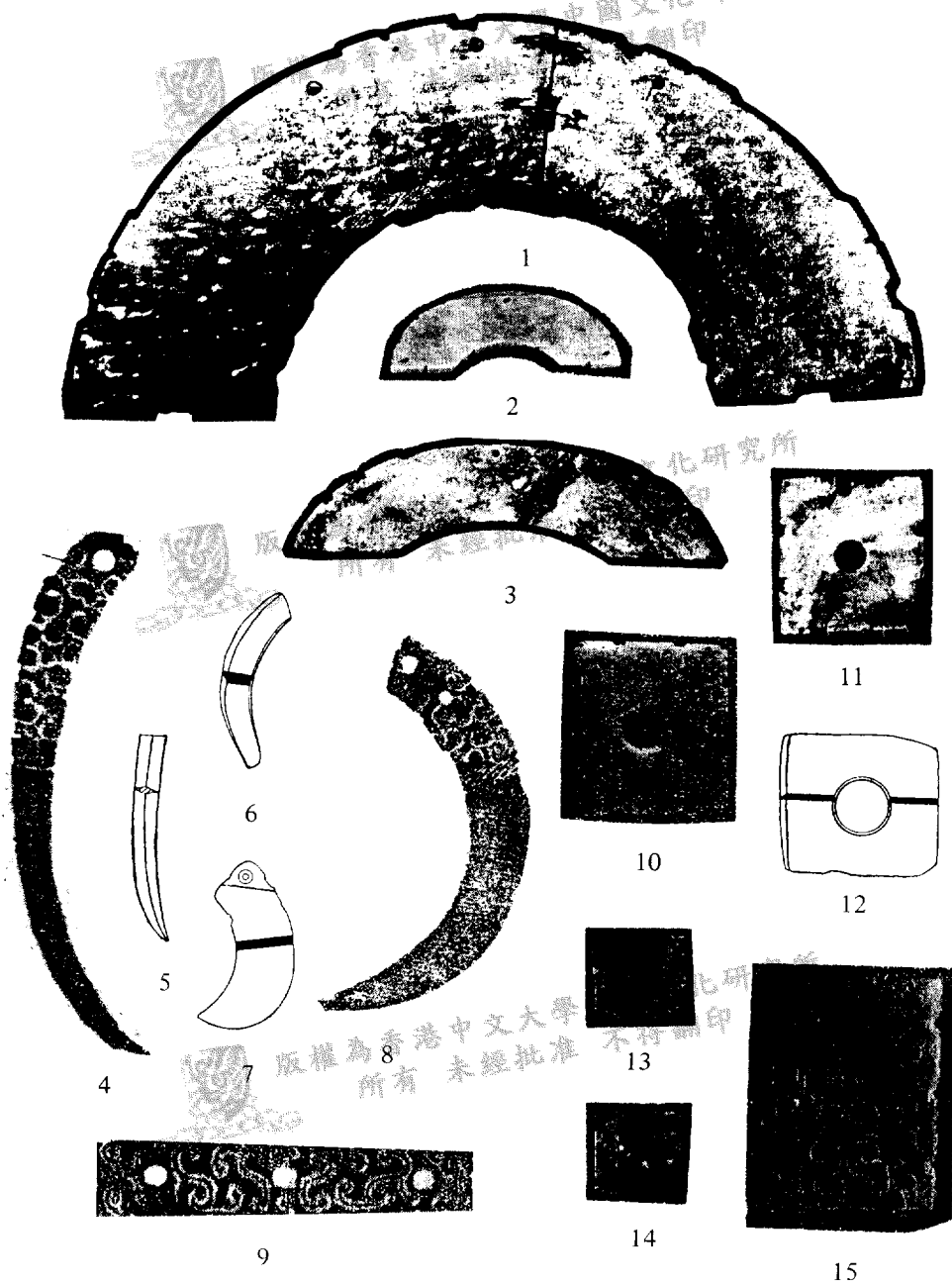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七 戰國早期玉環、玦、璜(玦)

- 1、11. 湖北江陵雨台山墓 M471 2. 河南輝縣琉璃閣墓 M1 3. 陝西鳳翔高莊墓 M3
- 4. 廣東羅定背夫山墓 M1 5. 山西潞城潞河墓 M7 6、7.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 8.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 M14 9A、9B.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2717 10. 江西清江牛頭山戰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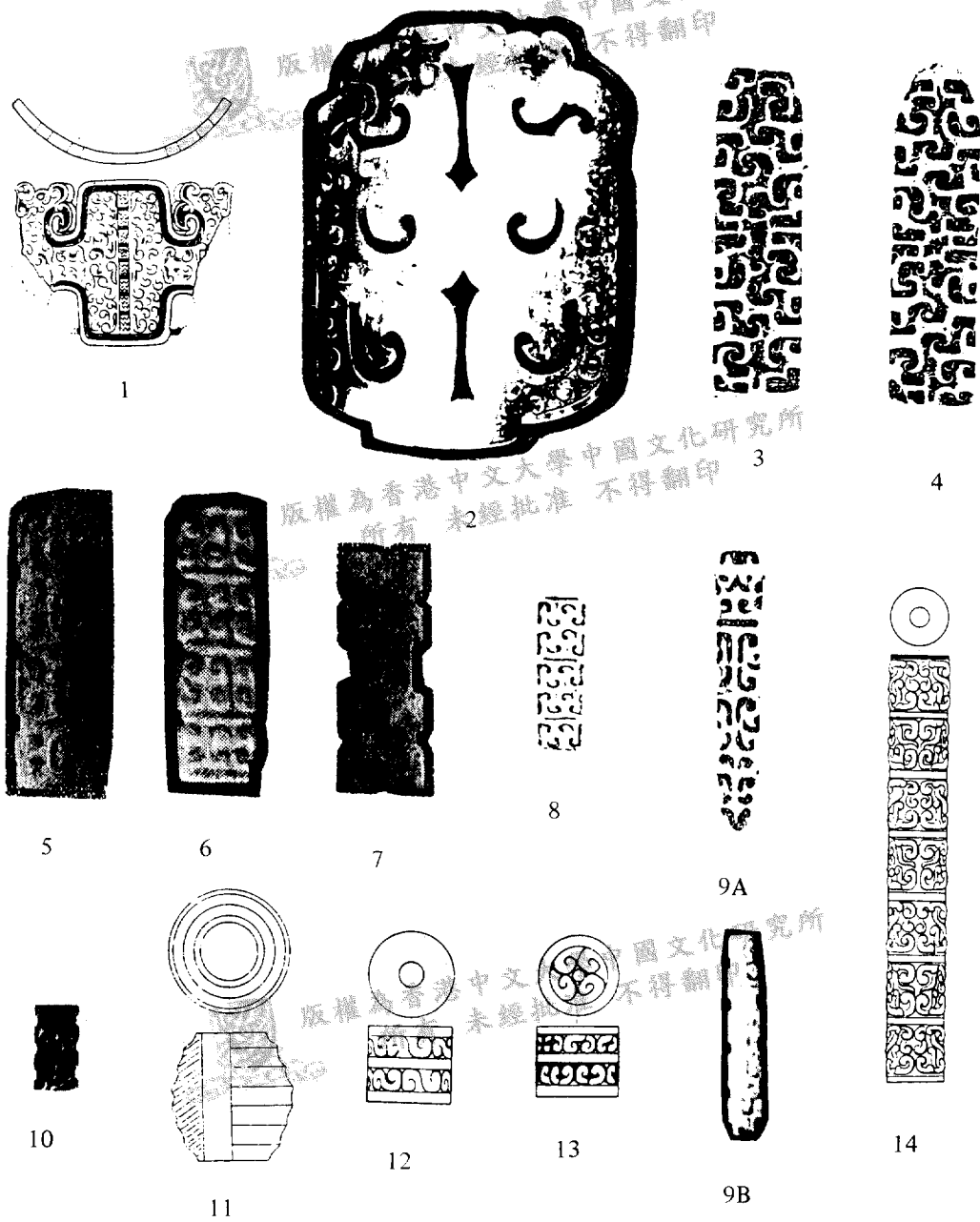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八 戰國早期玉璜(玨)、衝牙、牌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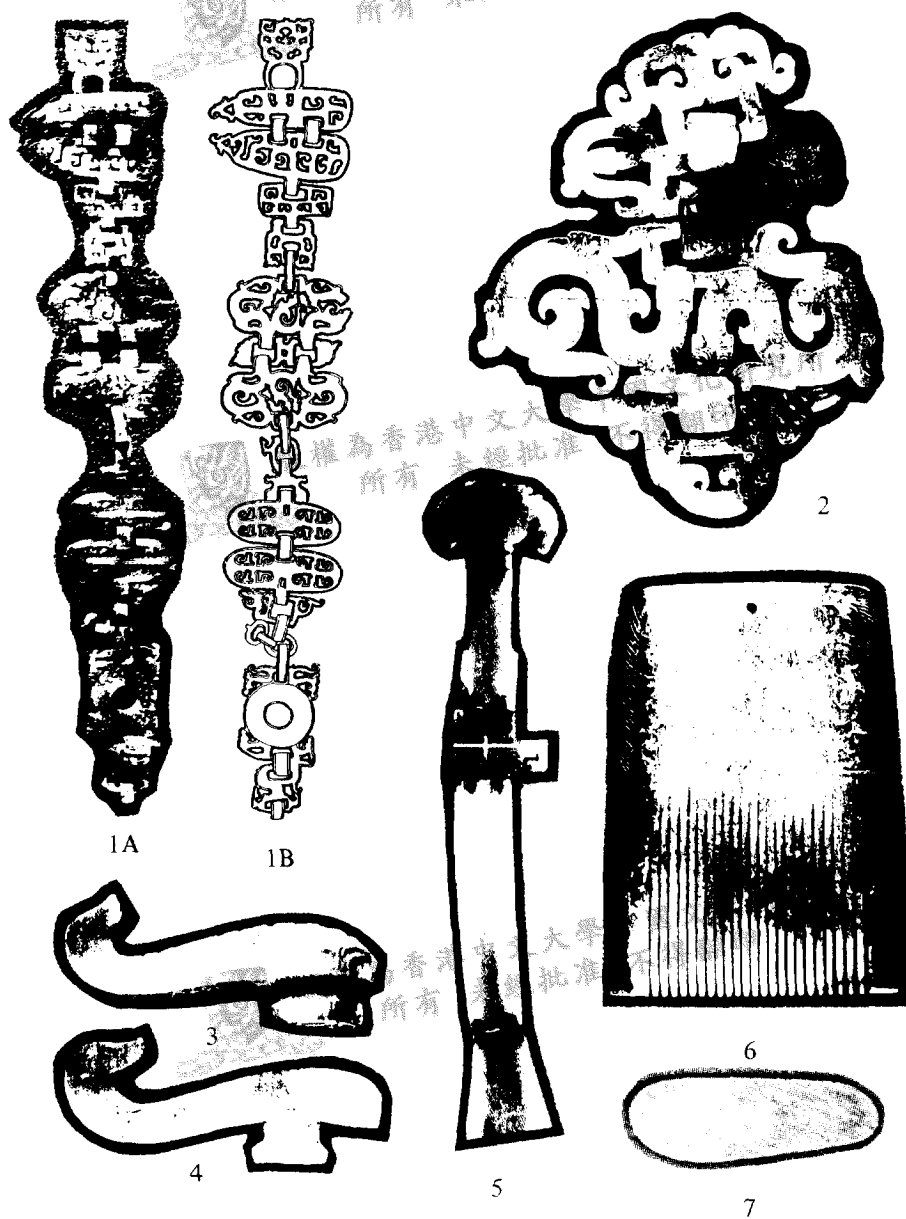
1.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2. 山西潞城潞河墓M7 3、11、13、14. 河南汲縣山彪鎮M1
 4、8、9. 湖北襄陽山灣墓M19 5. 廣東羅定背夫山墓M1 6、7、12. 湖北襄陽墓M4
 10、15.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M126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九 戰國早期玉牌飾、瑩、管

- 1、12、13、14. 山西潞城潞河墓 M7 2.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3、4. 江西清江牛頭山戰國墓
 5、7.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 M126 6.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 M53 8. 河南輝縣琉璃閣墓 M1
 9A、9B、10.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2717 11. 陝西鳳翔高莊 M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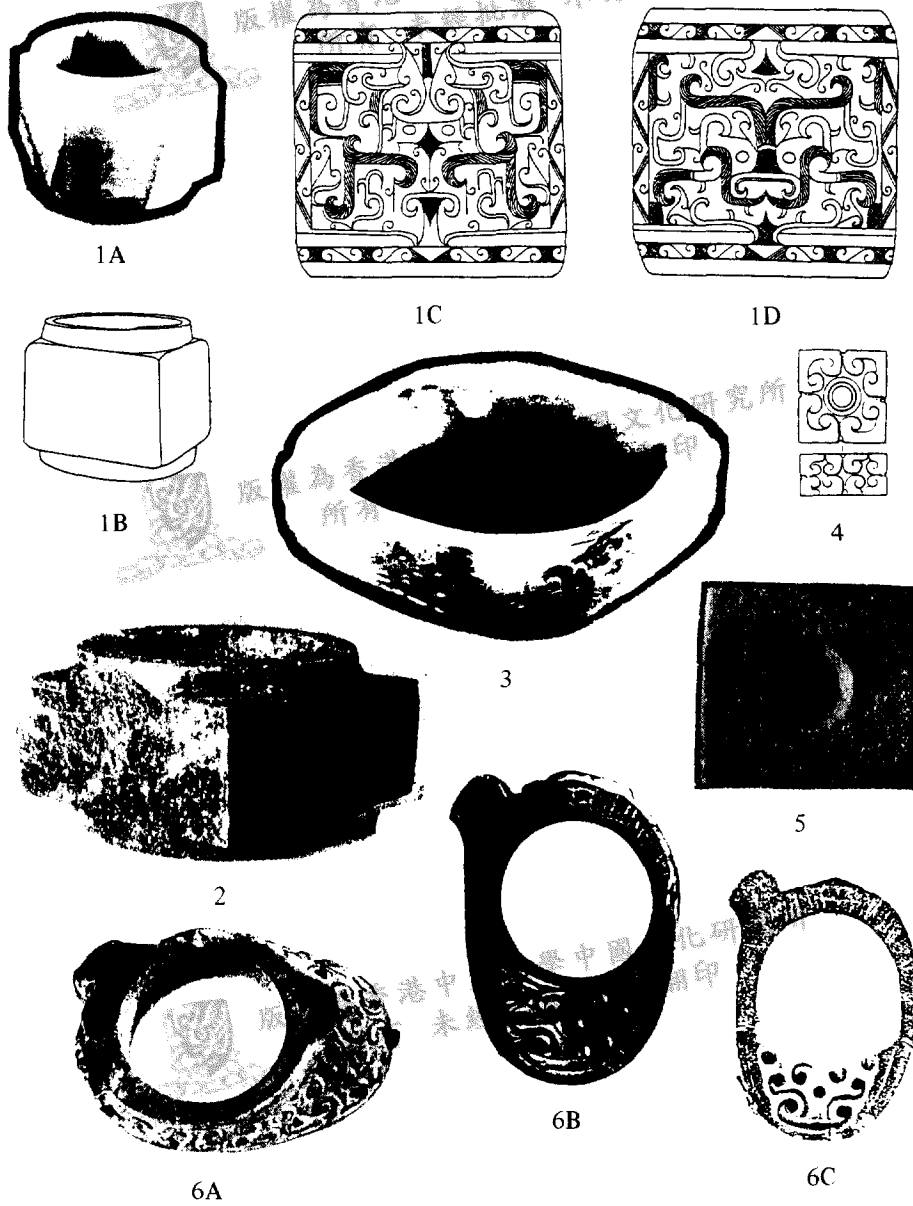


圖十 戰國早期玉掛飾、帶飾(?)、帶鉤、梳及鞋底形器

1A 6.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7. 山西潞城潞河墓M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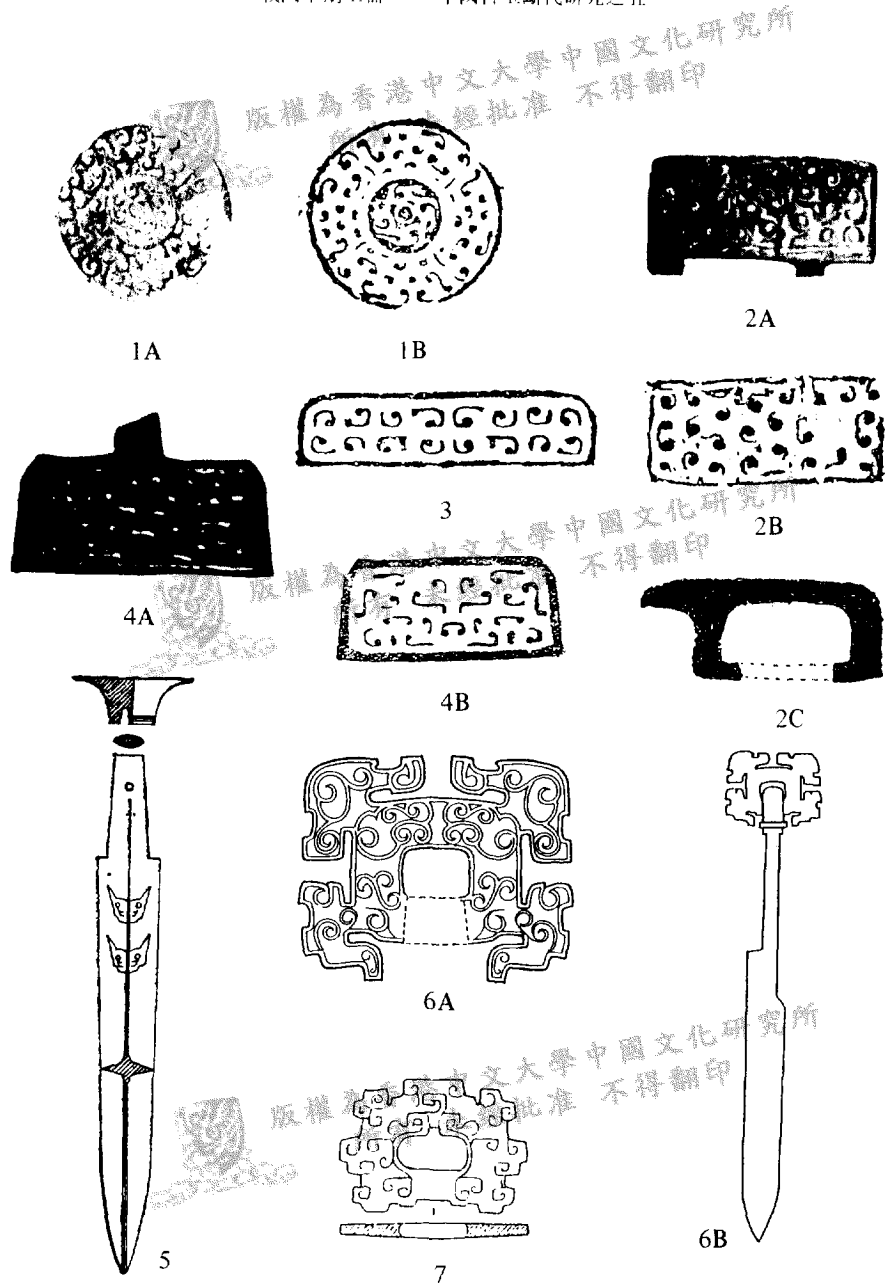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十一 戰國早期玉琮、璧

1A-1D, 3.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2. 湖南長沙瀏城橋墓 M1 4. 山西潞城潞河墓 M7
 5. 山西長治分水嶺墓 M126 6A-6C.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2717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十二 戰國早期玉劍飾、銅(鐵)双玉石方首

1A-4B.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 M2717 5. 廣東羅定背夫山墓 M1 6A, 6B.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7. 陝西鳳翔高莊墓 M49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Jade of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A Summary)

Yeung Kin Fong

The jade articles of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discussed in the present paper are limited to those which were obtained from controlled excavations. They were unearthed from such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mbs as M1316 and M2717 at Chung Chou Road in Luo Yang of Hê Nan 河南洛陽中州路, M1 at Shan Piao Chên in Chi County 汲縣山彪鎮, M1 at Liu Li Kê in Hui Country 輝縣琉璃閣, M1 at Hou Ku Tui in Ku Shih County 固始縣侯古堆, M12, M14, M53 and M126 at Fên Shui Ling in Ch'ang Chih of Shan Hsi 山西長治分水嶺, M7 at Lu Hê in Lu Ch'êng County 潞城縣潞河, M3, M28 and M49 at Kao Chuang in Fêng Hsiang County of Shaan Hsi 陝西鳳翔縣高莊, the tomb of Marquis Yi of the Tsêng State at Sui County in Hu Pei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M471 at Yü T'ai Shan in Chiang Ling County 江陵縣雨台山, both M19 at Shan Wan 山灣 and M4 at Ts'ai P'o 蔡坡 in Hsiang Yang County 襄陽縣, M1 at Liu Ch'êng Ch'iao in Ch'ang Sha of Hu Nan 湖南長沙瀏城橋, M3 at Niu T'ou Shan in Ch'ing Chiang County of Chiang Hsi 江西清江牛頭山 and M1 at Pei Fu Shan in Luo Ting County of Kuang Tung 廣東羅定縣背夫山.

In respect of species, shapes, designs and carvings, these articles still, on the one hand, retained pronounced features of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on the other hand, had their obvious new elements. These new elements constituted what 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jade.

In respect of species, convex plaque with two symmetrical beasts on both lateral edges, open-worked plaque in the form of two symmetrical dragons, jade double plaques, sword slide, miniature zoomorphic jade etc. made their first appearance.

In respect of shapes, Type IIA and Type III dragon-shape pendant, arched plaque in open-work, *ming mu* 瞑目 composed of jade beasts and jade birds, jade disc with phoenix on both lateral edges, exquisite jade tubes, mushroom-shaped pommels etc. were different in style from their counterparts of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respect of designs, the true features of c-scrolls, comma spiral, long-tailed tadpole patterns, S-curve etc. which were degenerations of dragon patterns were difficult to be recognised because the upper and lower jaws, horns and ears of a dragon were too abstract and we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In respect of carvings, the technique of semi-*yang wên* 陽文 was seldom seen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t can thus be regarded 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jade articles of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